

王忠文公文集卷之十八

廬陵銅溪劉同編輯

鄱陽三臺劉傑校正

雜著

述說苑 并序

劉向採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說苑其所取者博矣取之旣博故或有不當於理者南豐曾鞏氏蓋嘗病其爲說不能盡造乎精微嗚呼理之精微自聖門高第弟子如子貢諸子猶不能以與聞而況於向乎然向號稱博極羣書其辭質雅闕偉託物連類

善於馳騁務極其辯乃止秦漢以後言文章者莫先
焉予讀其書而好之因摘其有淺薄不中義理者用
其本事而易其爲說務在平易正大以求不畔於道
雖未必能爲精微之歸度乎約之於義理之正辭之
工拙不復計矣褒而錄之得四十三首曰述說苑王
禕序

今錄十一章

武王將伐紂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
殷爲天子周爲諸侯以諸侯伐天子勝之有道乎周
公對曰殷信天下周信諸侯則無勝之之道矣何可
攻乎然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則

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何名伐天子乎又召太公
亦以問周公者問之太公對曰殷爲無道誠可伐已
臣獨以爲不可伐也夫殷雖無道若也周則有道矣
臣也君臣之道天地之經也昔我文考非不知殷之
可伐也天下三分有其二矣然猶服事于殷者君臣
之義不敢以廢故其至德人無得而稱也臣故以爲
殷不可伐也雖然非惟不可伐以臣計之有不必伐
也殷紂之惡至是極矣皇天震怒下民怨苦亾亾日
矣天下諸侯已莫不悉歸我有周周之王業業已成
矣殷之存亾於周其曷有損益也陳殷而亾周固王

已殷而存也。周有不王者乎？周之王不王，不係乎殷之存不存也。與其伐而亡之，孰若不加之伐，待其自亡也。且我周之興，自太王肇基王迹，至于今茲，亦既多歷年所矣。我文考德足以配天，功足以有天下，天蓋命之伐殷，其置不取，反服事之者，豈其逆天命哉？固將待其自亡耳。待其自亡而取之，即所以順天命也。君臣之義，全天地之經，定萬世之下，不得而議之矣。此文考之心也。今王以文考之心爲心，少遲之以歲月，以待其自亡，此萬全之計，萬世之義也。臣故曰：殷不可伐，亦不必伐也。武王不從，舉師伐殷，伯夷叔

齊二子者，聞之，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太公因言於武王曰：王不臣言之，從姑少待之。此二子所爲有辭也。臣恐天下之有辭者，不特二子也。

成王封伯禽於魯，召而告之曰：爾知君人之道乎？夫君人之道，上法於天，下取於人而已。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生生不窮，仁之道也。四時不易，八風不忒，而歲序順成，義之道也。三辰交運，萬彙錯陳，因其自然之節，而禮生焉。二氣動蕩，兩儀翕張，因其自然之和。

而樂興焉雷霆以震其正雪霜以宣其威刑罰又因之而制焉仁義禮樂立國之本也刑罰爲國之具也何莫不取法於天也是故仁義禮樂行而民知化矣刑罰行而民知治矣夫民之情不難知也其所好焉者吾從而好之則凡其所好者吾皆得以好之也其所惡焉者吾從而惡之則凡其所惡者吾皆得而惡之也好惡同乎民而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定矣仁義禮樂行乎其間而刑罰可廢矣是之謂大中至正之道於是乎天人交應上下協和皇極旣建而蓄害不生禍亂不作治化大治國以永寧伯禽再拜受命

而辭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管仲對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臣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亦曰天之道而已元化網緼萬物資始天之道也賦於生人厥爲秉彝天之道也生生之仁亭毒覆露天之道也至虛至玄衆理攸宗天之道也神妙不測斡制化育天之道也運動周流一息無間天之道也景緯候序靡或差舛天之道也風雨霜露恩以囿之天之道也雷霆雪霜威以肅之天之道也天之爲道一平至誠誠故不忒至誠之外無他道也夫爲人君者亦

豈有他道哉誠而已矣合天之道是謂明誠誠之之
久與天爲一乃純乎天矣人君不能誠未有能合天
者也是故號令政刑乖繆舛錯不誠故也始勤終怠
厥德以隳不誠故也不誠則逆天誠故合天也逆天
則亡合天則昌由是言之所貴乎賢君者不以其知
天爲貴乎故曰臣之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天
之道也

宋桓公之太子曰茲父後妻子曰目夷桓公愛目夷
茲父爲公之愛也請於公曰願立目夷臣爲之相兄
以佐之公問其故對曰臣舅在衛甚愛臣臣若立則

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
因疆以請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
下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
之目夷逃矣乃逃之衛茲父從之逃三年孔父諫於
桓公曰先王之制立子以嫡均嫡以長無嫡以庶均
庶以賢是以國本定而亂原窒今君之子茲父居嫡
又長且賢其立無疑也而乃以讓其弟非義也目夷
本不當以立然有君父之命拒不受亦非義也昔伯
夷叔齊兄弟者更相爲讓世皆高其義臣獨非之夫
先王之制天地之經也其孰得而違之違之未有不

階亂者也伯夷叔齊之讓皆違越先王之制徇名以傷義非聖人之道不足法而君之二子實效焉亂無日矣君幸亟圖之社稷之福也桓公曰諾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而不歸是使我以憂死也而安忍此耶茲父乃反復立爲太子桓公薨太子嗣位是爲襄公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畊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而諫之其耦曰子不愛死乎已曰夫爲人君者不皆堯舜不能無過失也君有過失危亾之道也視其君陷於危亾而不

恤仁人不爲也故諫者將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非爲身故也愛一已之死而不爲一國之謀忠臣不爲也且吾聞諫之道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今至懷諫甚苟用正降忠戇以諫之則死也必矣吾將從諷諫王其或聽之乎委其畊入見莊王珪方立鍾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櫛椎右朝服見諸御已入呼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吾層臺乎諸御已拜且言曰臣何敢諫層臺也玉禁層臺將以爲樂也彼沮臺役是不欲王之樂也人臣而不欲其君之樂歟何心哉彼七十二人之諫王

其罪固宜死也雖然其罪不可赦其忠則可矜彼其
盡諫以取死豈爲身謀哉爲王計也臣聞桀殺關龍
逢而夏亡紂殺王子比干而殷亡宣王殺杜伯而周
室卑虞不用官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驕而楚
并之曹不用僖負羸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
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國以危此三天子五諸侯者
皆以不納諫故致此而堯舜禹湯之盛唯恐平人之
不諫也今王以堯舜禹湯爲賢耶抑以彼三天子五
諸侯爲賢也臣誠愛王願王擇其賢者效之耳臣何
敢諫層臺耶言已則趨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返

矣吾將用子之諫矣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動
寡人之心又危以加諸寡人故皆至於死今子之說
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以危加寡人故吾將用子之
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以爲兄弟且命罷層
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揚以告建而縱之建奔宋
王怒使城父執奮揚以至責之曰言出於子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臣聞之人之不倫五而
其尤重者二父子也君臣也父子之道主乎恩君臣
之道主乎義父不慈子不得以致其孝臣不忠君不

王忠文公集卷十
七
得以致其愛夫古者國君有子選師置傳教以義方
動合軌物使無過惡雖有過失弗彰聞也今建之爲
太子未聞其有過失也設使有之是王教之弗以道
也王不以自咎而忍殺之太子之死也何辜傷父子
之恩莫此爲忍矣且太子儲君也昔者王之命臣曰
事建如事余臣受命以來罔敢失墜每以事王者事
太子君臣之義臣不佞不敢廢也臣以弑君罪無所
容而王乃使臣殺太子是教臣無君也臣實不忍殺
太子臣以爲弑君之罪大違王之命其罪小故以告
太子縱之奔益上以全王父子之恩下以全臣君臣

之義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旣違命召又不來
罪益重矣逃無往其敢不來王悔而赦之

晉平公築虎祁之宮后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
何故言也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石而能言妖也臣聞
之妖由人興是故人君不務修德荒淫無度奢侈無
厭刑罰無章賦歛無藝天怒人怨事變乖錯反其經
常於是乎沴氣橫流陰邪舛逆而妖興矣則有非動
之物而能動非言之物而能言矣今君享國日久志
氣怠荒夷狄外陵諸侯內叛皆莫之省文襄厲悼之
業日以衰廢乃惟宮室臺榭是崇是侈國用空竭民

力屈盡天怒於上而君不懼民怨於下而君不恤天
人違背隲乖錯故妖由以興而石以非言之物而能
言也石豈能言哉有神憑焉不然民聽之濫也是皆
陰邪沴氣所由致也平公曰敢問弭妖有道乎師曠
對曰有人君責躬修德弭妖之道也臣聞天墜妖象
地見妖符所以譴告人君使之因變而警愍反身以
圖政各以其政變之則消除之道也今君宮室過侈
故土后之妖興焉君誠反躬自責罷不急之役省無
用之費興舉廢墜賑贍孤寡則天之意也人之慶也
仁之本也儉之要也夫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和氣

不臻福祥不至者未之有也妖云乎哉平公曰善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
季札於是王壽夢卒謁以季札之賢也讓之位季札
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札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
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願吾早死國及季札也
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當季子而季
子出使不在國庶兄僚乃自立爲吳王季子旣還復
事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志則國當歸之季子
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國當吾有僚何爲者乃使刺
僚殺之請季子爲之君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

是吾與子共篡也。尔殺吾兄，吾今殺汝，則是骨肉相賊，殺無已時也。乃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而吳以終亂焉。君子曰：季子非賢者也，廢其父兄之志，不孝當取而不取，不義。舍賊不討，不勇。徇名以生亂，不智。不孝不義不勇不智，其亦悖乎？聖人之道矣。謂之賢，得乎？夫聖人之所爲道者中也，行而宜之之謂中，非執一之謂也。季子之於道，蓋執一而已矣。且季子誠不欲國也，當王謁之，卒使光立焉，亂原窒矣。光不立，則夷昧之後已立焉，以成先君之志，可也。謂已不當立，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紂，王亦非歟？兄死弟及，已成。

先君之志以有國不可謂非義也。僚以廢孽非所當立，札縱不欲國不可謂不問也。札置不問，又從而服事焉，光之所爲啓爭端也。僚立而光殺之，則光者弑君之賊也。烏有弑君之賊，舍之不討者乎？夫僚已取廉，徇一己之名，不顧國家之大計，匹夫之節也。且先君所爲欲國及札者，覬以興宗國也。札不受國一己之名，則有矣。盍亦思國家之亂由是以生也。札旣不能興宗國，反從而階亂焉，惡取其爲節也。是故廢父兄之志，不可謂孝也。當取而不取，不可謂義也。舍弑君之賊，不討不可謂勇也。徇名以生亂，不可謂智也。

季子之不得爲賢審矣謂季子爲賢者知執一之中不知聖人之道所以爲中者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焉晏子對曰臣以爲君不知已之無德也君誠自知爲無德也是可以言有德矣夫奢儉德之分也奢之爲凶德由之則身敗而國亡儉之爲吉德由之則身安而國昌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五帝之盛者莫如堯堯之自奉者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尺而已三王之盛莫如禹而禹也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禘鬼神帝王之尚儉也如此身先乎天下惠及乎四海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萬世也若夫亾國之君則無如桀紂矣桀爲傾宮以逸豫茂厥德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玕瑋婦女倡優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財用愈竭故皆身死國亾爲天下戮夫帝王以儉爲尚其後猶流而奢苟奢以爲尚其流莫知所底止矣夫奢安可窮哉今吾齊諸侯之國也而君之自奉天子所不如君之惠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

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管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君之奢侈去桀紂無幾矣人皆知君之無德也臣亦固知君之無德也而未敢以言恐君或自以爲有德則臣言無自而入也今君乃自以爲無德臣於是知君可與爲有德也故臣願有請於君夫人君之所爲好奢者自樂之心勝也樂者人心之所同百姓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百姓莫不蒙君之德也且臣所謂推其樂與百姓同之者非謂以倉廩府庫之所儲家給而戶頌之也君能儉則費用節費用節則財賦足財賦足則稅

歛可薄矣夫百姓之所爲苦者稅歛之重也稅歛薄矣百姓未有不樂焉者也夫樂不同乎百姓德不同乎一國者桀紂之所以亡也君如察臣嬰之言躬儉以自厲節費用薄稅歛推君之盛德布公之於天下使其樂與百姓同之則堯禹可爲也一殫矣足恤哉墨子聞之以告禽滑釐曰齊景公喜奢而忘儉亂亡可待也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齊之易亡爲存易亂爲治者晏子之功也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問立

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
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
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
不租父老皆拜而先生歎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又
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而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
無有咎乎閭丘先生對曰大王杜榷室率師徒以出
游臣王民也故奔走以勞王臣之所爲勞大王者非
以私故也大王柰何私以待臣耶且大王賜臣田不
租是欲以富之也賜臣無徭役是欲以安之也富且
安夫人之所同欲豈臣顧不欲之耶臣誠不敢以私

累已并累大王也臣聞之王者無私是故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體合天地明配日月故
其於民也覆載照臨之恩弗敢有偏也偏則爲私矣
是故力可以富萬民而不得以富獨夫智足以安天
下而不能以安一戶不敢以私故也今齊地方千里
千里之民孰非王之所當恤者豈得徒以臣等勞王
之故私以富安之也且臣聞之王者之欲其民富安
也莫先於行仁政仁政者何省刑罰薄稅歛而已稅
歛薄則國無妄費無妄費則財用有餘而民家給人
足矣刑罰省則國無濫刑無濫刑則政理不乖而民

皞皞焉熙熙焉無不得其所矣田未嘗不租也徭役未嘗或蠲也而其民固已既富且安矣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王盍即今者恤臣之心擴而充之使凡爲王民者咸得以富且安矣苟能充之豈特爲王民者得以富且安四海雖廣其保之也何難之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矣今王之愛臣誠甚矣而所以愛臣者則固非臣之所敢當也雖然臣切以王之甚愛臣不如臣之有愛於王也何也王之愛臣者以私而臣之愛王者以公也齊宣王曰善請先生以爲相

越使諸發執梅一枝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先王之制禮也託之以儀物所以昭秩序辨等殺宣節文敦好愛也是故列國諸侯有交聘之禮焉玉帛以將之辭命以通之忠信以本之使价以行之儀物必其適也情文必其稱也講好而修睦崇德而明義道涂往來弗敢壅也歲時展修弗敢渝也是故相接有無非粲然之文也相與者無非驩然之恩也於是乎疆場以安社稷用寧大小強弱弗相陵也尊卑上下弗相悖也施及子孫世世

修好毋敢違篋或相害也此先生之禮有本有文所
為貴也今吾子奉其君之命跋涉千里辱臨敝邑曰
以修聘也然而玉帛筐篚曾弗之將言語辭命曾弗
之修所以為寡君遺者梅一枝也其無以薄先王之
禮而廢列國之典乎寡君想夫禮之褻而情之矯為
好或不能以久也不敢聞命請辭諸發對曰越亦先
王之所封也先君之受封不得在莫究之州中國文
明之地而乃虞海墜之際屏外藩以為居憂辰或能
懋然以同處華夏之教文物禮樂之盛不能以主君
之尤取稱壤土貢薄藉不能以備物也然切聞之禮

者誠敬其本也儀文其末也款其本略其末而情以
親誼以篤者有之矣未有修其末棄其本為好能久
長者也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羞於王公
可薦於鬼神豈求其儀文哉誠敬以本之也寡君慕
大國之義為日久矣以大國之軫念弊邑也用遣下
臣修問超居以為譬諸草木臭味之有同故奉梅一
枝以為獻曰大國之君庶其鑒于誠敬矣乎君若顧
惠諸侯綏之以德而惟誠敬之為重固將徼福於蔽
邑苟徒貴其儀文之備則寡君之獲戾也甚焉梁王
聞之曰是不亦善於辭令者乎披衣出以見諸發厚

禮而答之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
豫讓以爲臣哉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
以蹇重對曰夫豫讓惡足言也臣聞之人臣之道有
三焉上焉者以道事君以德感君務在格君心之非
使君之過弗形焉君之道德日以隆盛已則何功之
有周公之於成王是也次焉者君有過乃諫犯顏忤
旨不顧必力爭之而納君於無過之地乃止君有改
過之美臣有盡忠之名管仲之於桓公晏子之於景
公是也其下焉者君有過而不能諫諫不行言不聽

而不能去視其君敗國亡無可柰何而身死焉身雖
死忠其於國家之敗亡奚補若豫讓之於智伯是已
是故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君
今思得豫讓以爲臣盍亦思豫讓之君果何如君哉
夫豫讓焉足言也君失言矣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酌而不讓

續志林 并序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
曾鞏氏王安石氏並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爲尤
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

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躡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爲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厠瓦缶於夏鼎商敦之末亦見其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緯序 今錄八篇

周穆王時徐偃王爲國除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待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

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也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平地之中其爲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即已肆其強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闢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陵爲尤甚詩所謂徐方繹騷是也當穆王時天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

西游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
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爲仁
子子以爲義以聳聳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
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爲
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不在
是也故未幾爲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
遂亾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
籍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爲道而力行之則民之附之
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堯之業可
成也其何敗亾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爲仁義而徒假

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亾世之論者因以謂湯堯
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亾與亾雖殊其爲仁義一也
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偃王假其名
而行之湯堯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僞者也與亾之
效固判然不同矣湯堯偃王柰何同年而語哉春秋
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
弘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
戰而敗國以幾亾故宋襄公之仁義即徐偃王之仁
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
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假

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偃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成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鄴至大戎敗幽王周以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于止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國東遷而致衰不可也

周居鄴鄴在西故謂洛爲東都自成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王之志於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乎不備是固以洛邑爲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崱界蜀隴邾則東有成臯西有殽窳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爲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況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晷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雒邑曷嘗不可以爲都也以書改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爲治王因

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嘗至洛邑
事烝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
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
失計乎籍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感國百里已非
一日西夷交侵有甚於戎伐允伯南征不復有甚於
問鼎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
王室板蕩下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
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
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王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

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
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
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蓋屢遷矣
柰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為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
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
本可以致興而所由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
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
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
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
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

十八年平主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羣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略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也逐秦鹿蚌鷓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取也者籍專爲舉高帝務爲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

犯藉至火而屠之舉與寬大異趣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攬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略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焉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東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尔既亡而遺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返遽拜之爲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爲過望效死以報恩不復

叛而信遂為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
酈食其為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
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
惟為韓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積成君成為王
而已為韓司徒而歿自棄中去漢而歸韓韓恐良終
為韓不為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
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為不可此又在
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蓋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
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驕自驕以取
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

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
之矣而何至自污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
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
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為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
知有忠信之為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
之舜之於十二牧蓋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
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
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
所以為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
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
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
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
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
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
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
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
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
也聖賢之治身即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是以其不
可斯須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
爲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獲
獲變而正繼正者或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
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
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
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終
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

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而掃滅於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讓以爲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烟火萬里成康以後稱治者莫加焉至宣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詔定雅樂罷淫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爲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殊

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而終不可行者封建井田也夫其可行者因之不可行者革之而皆是以爲一代之治則其爲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誼嘩乃進儒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綿葛從事其事至末也而通以爲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爲興禮樂之事嗟乎儒之爲儒禮樂之爲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逢明主

必愧禮樂及聞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烏在其媿禮樂也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即愒滌各守尔典以承天休此禮也攸徂之

民室家相慶此樂也蓋下車之初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禮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行乎其間亦烏待乎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文而非達其本者也嗟乎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動以聖人自儗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爲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儁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

選用經明節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於下自三代之
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
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爲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故
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
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
王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
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
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
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
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積哉成周之

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
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爲務
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
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
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
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乎元
興以後閹豎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
顧望不知所爲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
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
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

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
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弥堅其行弥
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
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
立私論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
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而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爲恥
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
以尊漢爲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擅強大覬非望乃至
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
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

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
爲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爲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
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
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
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
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乎

曹操權勢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勩荀
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
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
擊孫權請彧勞軍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

參丞相軍事或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
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
意與已忤者殺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
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
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
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
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
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
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
傑並起文若以爲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

故從而許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略大德者大
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
者天下之奸雄懷其鬼域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
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
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
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
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
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逢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
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
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

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爲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操死子不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
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
爲大宰卿襄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溫以爲小事
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
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
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襄樞何其所爲之相類耶吾
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
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
嗚呼以操又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

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忤已其力豈足以沮操當是
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略盡畱一文若夫亦何
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位之
司馬懿已儼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
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爲智哉懿旣制
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
其時王凌以壽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毋丘儉以淮
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壽春誅昭而不成
巨野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
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

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有天下者盍亦鑒觀之乎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不閉行不齎糧米斗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嘆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爲仁義也太宗之爲君大抵仁不勝其正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

攘羣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佹矣而陽尊隋以爲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縣郡其地視蓋王之通道佹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蓋果三王之義乎囚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羨之誅則未免於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

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爲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爲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母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桀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飢渴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况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

迹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爲力故其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爲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况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其治天下之儆如此

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
文蓋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蓋之後千有
餘年而猶未遇願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
嗚呼唐有天下更十八君乘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陝
奉天之幸唐之幾亾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爲唐焉是
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
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臣
爲忠臣也君子曰人臣委質以事君其義一也而以
爲有良臣忠臣之異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其不同

焉耳人君有道人臣直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
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
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
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
也是故有禹湯文蓋之爲君則臯陶伊尹周召之流
因而爲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爲君則龍逢比干之流
因而爲忠臣嗚呼使其君爲桀紂而已爲龍逢比干
之爲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爲太
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爲君盡諫如魏
徵之爲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乎君明臣良者矣而

徵猶爲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爲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忠臣願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苟爲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尔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爲其身謀實爲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爲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爲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爲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致貞觀之治而終爲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爲忠而忠臣未有不爲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爲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爲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儒解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顧皆謂儒爲無用何也曰非論者之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

用者則非彼之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嘗用於天下矣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爲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內外無二致也自本諸身以至於徵諸庶民建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爲於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也周公孔子之所爲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固載於六經凡帝王經世之略聖賢傳心之要粲然具在後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法周公孔子不足謂爲儒儒而法周公孔子矣其不可謂爲有用乎噫斯

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用者乎且世之所謂無用者我知之矣縫掖其衣高視而闊步其爲業也帖卑訓謹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問之天下國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此其爲儒也其爲世所詆訾而蒙迂闊之譏也固宜謂之爲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姑孰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爲右史即以嘉言讜論上簡

主知歷僉湖廣浙東憲所至赤赤有政譽用是入中

書爲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鈞軸總憲度國
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爲有用夫人之
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有大于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
吾將望之儒者之効庶幾賴以舉白於天下寧如今
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
不易也若余者蓋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闊不能以
自返者也君蓋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
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爲贈

書閩中死事

嗚呼元末天下亂大都小邑棄君叛父而賣降者何
其衆也於是綱常幾斁矣然其間以節義自見者亦
時時有焉豈天秉民彝固不可泯耶歲戊申國兵取
閩以步騎由杉關擣邵武遂克建寧以舟師由海道
破福州遂取汀劍而興化漳泉皆望風納款閩八州
不兩月悉平當是時大小守吏亾慮數千百而能死
者僅得兩人焉曰柏帖穆爾曰迭理弥實此兩人者
從習於仕官未必明乎聖賢道德之教及其從容就
義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故特采其事著于篇

柏帖穆爾者字君壽蒙古人也歷仕素著廉能名至
正中以選爲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

州我師至城下城將陷引其妻妾五人上樓上慷慨謂之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若等能吾從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引繩自縊死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殺呼詣佛龕前給之曰汝稽顙拜佛可保爹娘無恙也甫拜挈米囊壓其背囊米重女即死囊下獨念宗嗣不可絕而有男始三歲命乳媪抱匿旁近民居中仍俾賣金銀自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幾兵入城乃引鎧然屋四圍愴有頃火四面發遂焚死迭理弥實者字子初回回人也性剛狠敏於吏事事

毋孝年四十猶不仕曰吾不忍舍吾母也由宿衛用年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爲漳州路達魯花赤居官三年民安之時陳有定據閩中諸郡甲兵錢穀之政用其私人摠制之朝廷命官皆不得有所與王師比及境總制者即以城納降勢已不可爲仰天嘆曰吾不才不數年致位三品國恩厚矣無可以報國恩者惟有死耳居無何吏報新朝招諭使者至禮當出城迓從容語吏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被公服詣廳事北面再拜畢取印斫其文又取手版書曰大元臣子置案上据其坐以坐即引佩刀割喉中斷喉以死

既死手執刀按膝坐澀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下
斂其屍葬城東門

嗚呼昔宋季李芾守潭州有元阿里海牙之師至潭
州陷芾舉室殺身自焚死趙殉發守池州伯顏軍南
下郡佐舉城降殉發與其妻同縊死死節之烈近世
罕與爲比者去今百年人稱道之歷歷如前日事抑
豈特百年間人稱道之不置雖巨萬世不泯可也嗚
呼以余觀此兩人視芾殉發何媿焉

說舟

盍試觀於舟乎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無小大均也然
而其大小之異器則其所載者異量而所施者異宜
矣今夫一仞之桅五尺之楫椽版之爲舷揭竿之爲
艣其浮也搖搖然其游也杳杳然其所載也鈞石而
已耳其所施也淺溪濫澗而已耳若是者謂之非舟
焉不可也若夫豫章以爲艣梗楠以爲艦徂徠之松
以爲艦新甫之栢以爲舵其高十丈其廣十筵其行
也山移其止也雲立吳之米蜀之鹽廣閩夷蠻之琛
貨萬斛之重百產之夥無乎不任載也長河大江重
湖鉅海危濤複浪之中蛟龍鼉鼉天吳罔象之所出
沒順長風逆洪漲鼓而駕之一息千里矣是亦舟耳

與向之所云者其母乃不同乎故曰舟無大小皆可
以濟不通也然而有大小焉則其爲用不可同日語
矣嗟乎人之才也亦然才無大小皆足以爲用也故
其大者則用天下國家而小者則爲天下國家之用
夫其用天下國家也猶舟之於吳米蜀鹽廣閩蠻夷
之琛貨無所不容而濟乎長河大江重湖鉅海者也
其爲天下國家之用者猶舟之所容僅鈞石而行乎
淺溪溢澗者也其所載也異量所施之異宜將不猶
大小之異器乎丹陽滕君才弘學博而器宏充工爲
文辭受知於君相也久乃自布衣入爲起居注居半

歲擢僉湖廣憲司事越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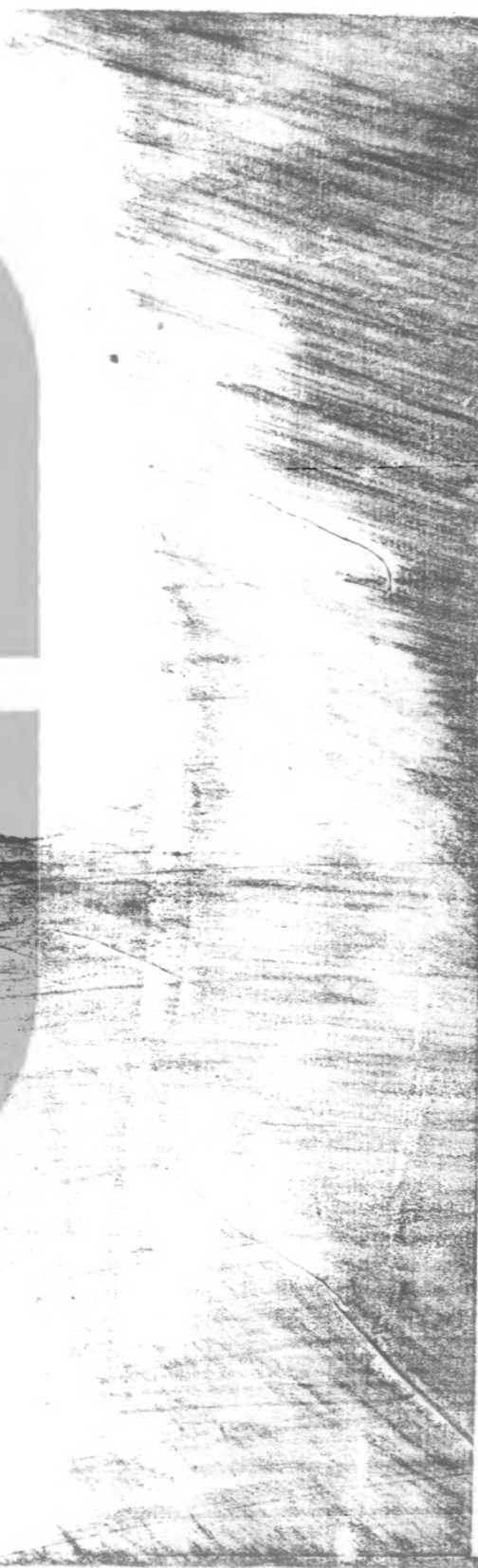
上知其才之可以用於大也遂拜爲憲使仍往治湖
廣蓋駸駸嚮柄任矣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士
大夫莫不以是期之余與君有交承之誼於其行送
之江之滸因說舟以爲贈

襍說二首

蜈蚣與雞不相類也而其讐最甚雞見蜈蚣必殄而
噬之人被蜈蚣螫者塗以雞涎痛隨愈然雞死蜈蚣
輒入其腹嚙之不置蚊與鼈不同羣也而其怨尤深
鼈被蚊嘍無不斃而人欲辟蚊者粉鼈甲骨藝之蚊

聞其臭率皆避去即不避無能生存者夫蠢蠢之物
有知而無識者也蜈蚣見殄於雞雞雖死矣必復其
讐於既死鼈見斃於蚊蚊固生也猶報其怨使不能
生物性之烈有如此嗚呼人有識矣操害人之心而
不顧人之讐怨於已亦何其不善自恕也哉

蝟之爲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蝟皮頑
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
受啄烏賊之爲物無有皮介每巢於水上狀若已死
人取之易甚而其性好烏烏有下啄則卷而食之嗚
呼蝟與烏賊其形相萬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蝟獐然
而可畏烏賊塊然而可狎獐然可畏者宜能害鵲而
反受害於鵲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烏而卒致害於
烏此其理誠有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獐然而惡人
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三
九

